

霧海椰島

二

● 林鴻君 著

● 南海出版公司



雾海椰岛

(一)

林 鸿 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4年—海口

琼新登字01号



雾海椰岛 (一)

作者	林鸿君
责任编辑	张树方
装帧设计	潘小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文昌县印刷厂
印刷	文昌县印刷厂
开本	32开
印张	16印张
字数	356千字
版次	1994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书号	ISBN 7—5442—0370—0/1.68
定价	12.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琼新登字01号



作者小传

《雾海椰岛》作者林鸿君，原名林鸿集，曾用笔名林貳，海南岛文昌县文教镇下田村人。1939年7月，出生于日本侵琼而逃难之铜鼓岭下海边沼泽地里。解放前后在家乡读小学。1956年读联东中学初中二年级，奋志写作，开始练笔。1959年于文昌中学读高二时，发表短篇《回乡以后》，这后为了报考电影编剧专业，转入习作电影文学剧本。1963年毕业于海南师专（今海南师院）中文科。同年分配万宁县，先后在长安中学和华侨中学任教。1984年调进海口市政协，撰写了海口政协史。1992年退休，在家整理文稿。

内 容 提 要

系列小说《雾海椰岛》（一），叙述的是椰岛人斗智斗勇的英雄故事和纯真感人的爱情生活。

作品文笔传神畅达，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鲜明，结构自然巧妙，富有浓郁的椰岛生活色彩。

这里有《六连岭传奇》椰岛人的大无畏精神，还有《尖石岭》风流的女王爷；有《带刺的仙人掌》仙人岛寻梦的悲剧，还有《椰林之星》传奇式的人物。他们是平凡的椰岛人，他们也是真正的椰岛人，他们是椰岛风，他们也是椰岛魂……

目 录

第一篇	六连岭传奇.....	(1)
第二篇	尖石岭.....	(315)
第三篇	带刺的仙人掌.....	(372)
第四篇	椰林之星.....	(427)
后 记		(504)

第一篇

六连岭传奇

楔 子

六连岭巍峨矗立，起伏连绵，广袤百里，白云缭绕，似龙腾虎跃，雄伟壮观……

《六连岭传奇》歌声从峰峦、白云间唱起：

六连岭上白云绕，

六连岭下歌声飘。

传奇故事，

说遍山南山北，

家喻户晓。

侠骨爱情，

流传里里外外，

维妙维肖。

英雄颂歌，

唱满乡镇村落，

千古留表。

啊！——

六连岭！

六连岭……

随歌声引出动人的传奇故事——

月夜。某恶霸富户。

蒙面的庄风和警卫员小夏悄悄潜到高墙下。

小夏蹲下当人梯。

庄风踩着小夏肩膀，扒上高墙跳进去。

屋内灯火沉明，一片宁静，唯有微响的鼻鼾声。

庄风潜进恶霸寝室。

庄风掏出匕首，眼尤射火，刹进恶霸胸口。

恶霸污血溅喷，狗命归天。

庄风神密离去。

.....

日间。某祖祠正在祭祀。

化装参祭的庄风和小夏潜进祭堂。

劣绅跪地读祝文.....

庄风悄悄拔出匣枪，击毙劣绅。

参祭者大哗，乱做一团.....

庄风和小夏趁机越窗逃去。

.....

阴雨濛濛。某地方军炮楼。

里面士兵聚赌。

外面墙根一匹马在吃料。

渔人装扮的庄风和小夏哼着小调，路过炮楼门口。

龟闷的长官看见，招手庄风进去。

庄风和小夏进入炮楼。

长官捉过鱼.....

庄风和小夏拔刀插死长官和哨兵，

庄风和小夏夺过枪.....

庄风和小夏解开马，纵身跃上，飞过铁丝网，奔逃去……
士兵鸣枪追击……

第一章

山脚河湾，傍一村庄，面东座西。远眺，高高插天的毛竹，别树一格，故名竹村。

村子瓦屋不齐，旧陋破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毛竹林立，茁壮挺直。

村前平地，一幢古老的祠堂。堂顶，琉瓦燕尾；堂前，壁红色淡。正面横匾：“庄氏祠堂”。

左侧有株百年龙眼树，铺天盖地，荫翳蔽日。祠堂里面办“竹村学堂”。本族孩子聚此念书。

时值仲夏，骄阳似火，大地如炉。

几个区丁肩背老套筒，偷偷窜到龙眼树下。他们汗流浹背，脱帽解衣，露着骨髅黄皮身，累得瘫坐在龙眼浮根上，张口喘气，扇帽招风。

孩子们正在上课，琅琅书声，响彻祠堂。偶尔有一、二个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惊奇窥视。

村中没有一个人出来招呼。

区丁歇暑半晌，竟觉无聊，有个小队长模样的站起来，伸伸困睡的懒腰，掏出通告，涂上浆糊，贴在祠堂廊墙上。

区丁灰溜溜地往回走了。

片刻，下课钟响，小孩子们涌出教室，围着通告，吱吱喳喳，吵的不休。

有个粗手鲁脚的，伸手欲撕……

有个大个子的，站出拦阻，两人争吵起来。

有个瘦小的，慌忙跑进祠堂，报告先生。

立刻，青年先生陈正年走出来，制止争吵，抬头阅看，通告纵行书写：

“查代号为‘龙’的头目，系共匪讨逆队长，竹村不屑之徒庄风。至今犹窝带约三十乌合之众，藏匿六连岭，与政府为敌，杀戮乡首。为戡乱安民，勒令该族，三日之内，交出庄风，违时抄家灭族，老幼诛连，房屋夷毁，后果自负，特此通告。署名：六连区保安队队长卢飞人（印）

“中华民国一十八年仲夏二十二日”

陈正年阅后，对庄风露出同情、敬仰，眉头一皱，沉思片刻，转身招呼孩子们：“放学啦，回家！”

孩子们“哄”一阵，放学回家了。

陈正年旋进祠堂，拐个弯，走入左侧住舍，抓顶半旧草笠戴上，匆匆出门，悄悄绕道村后去。

霎时，族长气急败坏地从村子里出来。这个族长五十开外，身着半旧长衫，头戴大清遗老红顶圆帽。他步履摇晃，踏上祠堂前廊，挂上老花眼镜，抬头注看……

族长心头震惊，手脚颤抖，慌了神，踏脚欲进祠堂，忽地顿下，思索片刻，回转身，走到廊柱铜铸吊钟下，挥锤敲打：“𠔁、𠔁、𠔁……”

村里。

各家各户，男女老幼，听到铜钟急敲声，吃惊不已，放下活计，往祠堂涌来。

村侧河湾——龙潭里。

有只小破船，主人在拉网捕鱼。这人名叫庄老五，头戴破竹笠，赤膊光身，古铜皮色，神态怪古，年纪四十有余。

听到急钟声，庄老五不屑一顾地抬头向村里盯了盯，“哼”一声，脸露不满，执拗不理，继续拉网。半晌，拉完几网，瞧了瞧船上，寥寥几尾鲤鱼，无可奈何地划船过潭，停靠小渡口，提鱼背网，踏拾石阶，吹着口哨，慢吞吞地晃身进村。

村后，山腰陡道上。

一位老妇趑趄着步，担柴下山。她慈祥、刚烈的脸上，皱纹像蛛网，眼睛凹红充血，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霜的不幸女人。

急钟声传到山腰，老妇一惊，肩上的担子差点掉下。她向村里惶惑张望一阵，脸上痛苦、思念的表情压进深心里去，急忙而艰难地徒步下山，向后村口走来。

这时，陈正年正绕到后村口，遇上老妇。

“伯母！”陈正年喊声。

老妇站住。

陈正年速到老妇面前，机警地回头望了望，没有他人，悄声告诉：“区丁张贴通告，限三天交出庄风……”

“敲钟就是……”庄母心头顿震，木柴滑下。

“族长召集乡亲，逼你带他出来投诚。”

“呵！”庄母身子颤抖，泪水簌簌直淌。

“记住：千万别上当。我走了。”陈正年再三叮嘱，匆匆离去。

庄母默默点头，思索良久，挑柴进村。

祠堂门前。

村众拥在龙眼树下，人心惶惶，惊惊忧忧。

族长背手立在大门前的石阶上，脱下红顶圆帽，鸭声张开：“子孙们听着，通告明令，三天之内，交不出逆子庄

风，抄家灭族，老幼诛连，房屋夷毁。你们看怎么办？”

村众“隆”一阵，哄嘈起来。

有人说：“庄风做共，为什么诛连我们？”

族长跳起来：“哎呀，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

又有人说：“卢飞人想钱，祠堂拿钱塞给他，就没事了。”

族长心怀鬼胎：“那是后事，现在的迫切问题是交出人。”

又有人说：“他母亲知道他在哪里，逼他母亲带出来。”

正合族长意。他立即表示赞成：“好，只有这样办了。现在派几个人押上蛹嫂来。”随即指定两位青年。

两青年走出众圈欲进村。

“慢着。”突然祠堂左侧屋角外传来喝声。

众眼惊转过去。

还是捕鱼打扮的庄老五慢腾腾地走到众人面前，顿时引起一些人嗤笑……

“光棍五又搞什么名堂？”

“嘻嘻……”

庄老五怒愤了，震耳欲聋的喝声：“笑什么？”

嗤笑声静了。

庄老五手指族长责问：“民国前年，迪农造反，你亲手捉他去告官砍头，后来民国成立，你又亲手上报追认他烈士。现在他的儿子造反做共，你又要捉去砍头，将后说不定什么政府又成立，你该怎么办？”

族长的老虎屁股被摸，尴尬了一阵，暴跳如雷：“你……你这光棍……”口沫横飞。“你……你同情庄风？我不这

……这样做，能担保全族安全吗？”抹了抹唾沫，喝叫。

“捉住他，顶撞一族之长，重罚五十板。”

两位青年回身擒捉庄老五。

庄老五拳打脚踢，打歪两青年。

两青年又扑上来，撕打成团。

一长老慌忙站出规劝族长：“不……不要，他的怪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大事要紧呐！”

族长眉头一皱，接受规劝，喝声：“住手。”

两青年停手。

“去捉上埇嫂来。”

两青年即赶进村去。

一间离村独居的临河矮小破瓦屋。

庄母回到屋门前，放下木柴，牵起衣角，揩拭眼泪，推门进屋，心烦口渴，到水缸旁，抓瓢扣水，往口里灌。刚灌两口，门外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两位青年随即冲进屋里：“上埇婆，族长命令你立刻去……”

庄母停下，盯了两位青年一眼，不理睬，继续喝水。

青年甲不由分说，一手夺过蒲瓢，摔掷在地：“你……”向青年乙使个眼色。

青年乙随应动手。

两位青年挟持住庄母，押出破屋。

庄母挣扎怒喝：“放开手。什么事我自己会走。”

两位青年不理，直押往祠堂去。

祠堂门前。

庄母被两位青年押到。

族长提起鸭声吆喝：“上埇嫂，你听着。”手指通告。

这通告是卢队长亲笔签发的，上面明令三天之内交出庄风，违抗就抄家灭族，房屋夷毁，你看怎么办？”

庄母脑子很乱，木偶人似呆立着……

族长声音不断：“祖祠送你儿子到省府念书，他却违祖意愿，越轨做共，退学回乡，扰乱祠堂，贻害不浅。依照族规，治罪……”

庄母嗡嗡倾听，至此难忍，趑趄两步，颤颤上前，涕泪俱下，责斥：“迪方，治罪我儿子吗？治罪的应该 是 你……”悲恸难支，频频欲倒。

大婶子连忙扶住庄母，流着同情的泪水：“嫂慢慢说！”

乡亲们顿时静寞了。

族长瞠目结舌了。

庄母缓口气，站定，诉说：“当初，你捉了迪农，我带着五岁的儿子，上门苦苦哀求你放他。可是，你却把他送官……杀了……”哀痛难忍，涕泪如雨。“后来，我……我孤儿寡母，守穷度日，背人生活，又是你……你上门，说庄风这孩子聪明伶俐，人才出众，祖祠决定送他去省府读书。那料他去省府后，接受新思想，做共派回来。这……这是谁的罪过？”哀愤至极，猛扑上去，揪住族长衫襟。“迪方，你害了我的男人，又害我的儿子，你……”诉声沙哑，体搐颤倒。“全村族众，救救我家……”

哀哭声感动了乡亲们。他们从忧虑转为同情，泪水噙眶……

族长狼狈不堪，脸色煞白，转动眼珠，不知何办，呆如木鸡……

长老见状，慌了手脚，连忙上来劝解：“婶子有话慢慢说嘛！过去的事，迪方有错，他也承认了……”

庄母的手似松动一下。

长老继续劝解：“现在卢队长逼着要人，迪方也是不得已的呀！三天之内交不出人，全村都要遭殃！”

庄母霍地松手，晃身倒下。

大婶子又慌忙扶住庄母：“上埇嫂，你醒醒！”

族长随声附和：“是……是呀！”转向村众，摊开手，不得已神态。“我……我当族长的实在为难，我是为全族着想呀！好，你们说，该怎么办？”

村众默静无言，个个低头，旋而担忧……

族长顿时发出绝望的嚎叫：“你们不说，我族灭了！”双手颤举，眼前一阵黑暗，仰倒下去，声音断续。“我族……族……灭……灭……”

长老惊慌了，上前扶住族长。

漆黑的夜。

竹村隐没在夜雾中，偶尔有一、二声犬叫。唯有高高毛竹，刺破黑雾，亭亭挺直。

后山腰上。

走下两个黑影，前高后矮。

黑影走进后村口，向离村独居的临河破瓦屋走去。

一只犬吠着冲来。

高的连忙向犬“嗤”一声。

犬随即摇尾巴，静了。

黑影机警地走到破瓦屋前。

高的四周观察一阵，回头向矮的悄声交代：“你在这里。”

矮的是警卫员小夏。他悄然躲进竹丛里警戒。

高的庄风。他轻步朝屋后摸去。

在另一竹丛里，这时伸出一个头来，盯着一双鸭眼，把庄风和小夏的行踪看得一清二楚。他——族长连忙用手推身旁青年甲。

青年甲秘密潜出竹丛，绕回村里，通知众人。

屋里，窗边，旧桌上。

一盏海棠油灯，微弱的光前默坐着庄母。她正割肠撕肚怀念儿子，聚神凝视着手里相片。

相片是她和庄风的全身合照。庄风学生打扮，紧身的蓝中山装，粗得像铁丝的黑发梳得光光的，配着浓眉秀眼，龙鼻狮口，堪称美男子。

庄母这时为有这样的一位好儿子感到欢慰，频频回忆起那年送庄风到县城的情景……

庄母手拎小包袱，难分难舍，送庄风赴省府念书。

庄风学生打扮，提着旧藤箱，偕母亲路过照相馆，抬头瞧见，拉她进去。

照相馆里。

庄母端坐椅子上。

庄风立在母亲右侧。

摄影师拍下镜头……

小车站。

旧式汽车将即开行。

车门，庄风眼眶红赤，惜别母亲。

庄母泪水涌出，低头牵衣揩拭。

汽车马达声咽。

庄母抬头，双手挟儿肩，眼瞪儿脸，重语叮嘱：“风儿，只要你觉得应该走的路，应该做的事，你就大胆去走，坚决去做吧！……”

庄风默默点头，强忍别情，转身上车……

庄母回忆到此，内心顿涌起一阵悲情，苦水倒塞喉咙。

庄母凝视着相片，不觉噙眶的泪水滴湿脸腮，痛苦几乎使她倒下来。

忽然“啪”一声，窗棂移开。

庄母惊吓一跳，连忙吹灭灯。

“阿母！”窗外传进庄风的声音。

庄母一阵喜悦扑上心头，手摸火柴，重点上灯。顿时忧虑袭心，愣在那里，手颤抖了。

“阿母，你怎么啦？”

庄母“哦”一声，摘下老花眼镜，毅然掌灯出房。

屋后的庄风转回大门。

庄母蹒跚着步，出正厅，过庭院，推门门。

庄风轻轻推开门，进屋，回转身轻轻将门门上。

庄母右手遮光，照着儿子。

站在门边的庄风，简直使母亲吓了一跳：粗发蓬乱，遮住半耳，麻黑胡巴，脸面修长、黄瘦，唯有深邃的眼睛闪着睿智的亮光，严俊的脸始终是那么顽强坚定。

庄母一阵心酸，潸然泪下，喉哽语塞了：“风儿……”

庄风连忙扶住母亲，拖着困饿的身子，跨过庭院，走进房间。

庄母放下灯，拍抹凳上灰尘，让儿子歇息。

庄风身困体乏，不由坐下。

庄母抚摸着儿子的黑胡长发，无限怜惜：“来，阿母给你剪！”从箩筐里拿出剪刀。

庄风连忙拦住母亲：“不要，没有时间了。”

庄母这时才惊觉儿子话语的困乏，一讶：“哦，你很饿